

马若水◎著

诡计的 N次方

最纯粹的爱情，最高级的诡计，
最隐秘的人性，最绝望的救赎！
什么样的爱，可以让人舍命不悔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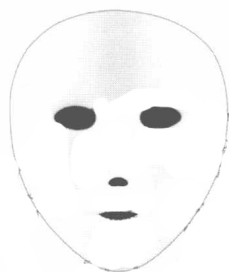
悬疑小说家**马若水**
一部情感悬疑力作！

将无望却始终坚守的悲凉情感与
固执而缜密的推理完美结合，
层层揭开人性的残酷与无奈
——媲美《嫌疑人X的献身》的推理杰作！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诡计的 N次方

GUIJI DE N CIFANG



马若水◎著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诡计的 N 次方 / 马若水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 2013. 3

ISBN 978-7-219-08197-6

I. ①诡… II. ①马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81411 号

监 制 白竹林
策划编辑 王晓雪
责任编辑 王晓雪
责任校对 张雪芹
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
邮 编 530028
网 址 <http://www.gxpph.cn>
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 9
字 数 180 千字
版 次 2013 年 3 月 第 1 版
印 次 2013 年 3 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8197-6/I·1610
定 价 24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录

- 一 会写信的死者 / 001
- 二 化工厂的老板 / 037
- 三 被禁锢的女人 / 109
- 四 陷进去的作家 / 157
- 五 不实际的导演 / 195
- 六 好色的插画师 / 223
- 七 晨州市的刑警 / 239

一 会写信的死者





对情感的执着会让人变得脆弱而敏感、暴戾而乖张、盲目而冲动，那一瞬间，人再难掌控自己……





城市里的空气，一如既往的烦闷。刚刚下过雨，却闻不出雨后潮湿的泥土味道，尽管道路两旁都精心点缀着花园绿地，看来也仅仅是些没用的摆设。就在这个沉闷得令人昏昏欲睡的下午，年轻的公安局刑警支队队长何坚，即将面对一宗同样沉闷的案子。

三菱越野吉普车悄无声息地停在树荫里，高大威猛的何坚，如野猫般迅捷地从驾驶室里跳出来。脚下的地面布满瓦砾碎石，他必须步行深入楼区。

“平安里”是20世纪50年代的老楼区，坐落在整条马路的最里面，与外面的繁华相比，显然有些格格不入，所以就在半年前，居民被驱散，楼区准备拆迁并重建。

低矮围墙上的油漆已然斑驳脱落，何坚懒得绕到门口，灵巧地一跃便跳进院内。里面杂草狼藉，满地都是垃圾与碎玻璃碴子，所以他走得很小心。

但接下来他的面容就没有刚才那样从容了，不但双眉

之间拧成一个“川”字，而且右手下意识去摸枪，左手则紧紧地攥住手机，屏幕上提前输入了一个被压缩过的号码，只要遇到不测，拇指轻轻一按就可以拨通。

之所以如此警惕，是因为何坚闻到了一种味道，那是有别于一切腐朽的味道，多年的办案经验告诉他，那是尸体特有的味道！

何坚所处之地是一排楼的背面，脚踩的地方原本应该是一处窄长的草坪，草坪边缘种着低矮的小榆树，草坪里的杂草长得比榆树还要高，而草丛中还潜藏着毫无价值但很锋利危险的废弃物，加之嗅出了尸体的味道，何坚不得不如履薄冰般向前行进。

突然，草丛里扑棱一声，飞起一只公鸡，鸡身上的羽毛是黑色的，但不知它生了什么怪病，几乎三分之一的羽毛都已脱落，露出了红得发紫的鸡皮。

假如这只鸡健全的话，也许就不会存活至今。

黑色公鸡很快就落进草丛里，它拍打着翅膀朝一个方向跑去。何坚看不清鸡，但可以看见草在摇晃，乱草丛中形成了一条特殊的轨迹。不知为什么，何坚居然跟着公鸡一路走了过去。

脚下的草不动了，因为鸡躲进了自己认为安全的鸡窝里，简易鸡窝是废砖和石棉瓦搭建的，何坚当然看得一清二楚，但他却直直地站在那里，收起枪的同时拨通了电话。

“平安里一号发生命案，伙计们，速到！”

二十分钟之后，数辆警车警灯闪闪，警笛长鸣，撕破了荒废楼区的静谧，风驰电掣般赶到案发现场。何坚的助手赵光以及其他警察迅速跳下车，飞奔过来。

何坚还站在原地，正低头注视着一具男尸。尸体上半身栽进鸡窝里，盖在上面的石棉瓦从中间裂开，露出细长的纤维细丝，随风飘动。男尸俯身趴着，身体蜷曲，呈现出一种极其痛苦的姿势。

技侦人员在勘查验尸，镁光灯频频闪烁。

鸡窝被慢慢拆开，何坚上前一步，不免又皱紧了眉头，只见男尸的头和脖子已经错位，脸朝着何坚站立的方向可怕地扭曲着，耳朵和眼珠都被公鸡啄没了，露出暗黑色肌肉的脸更加惨不忍睹。

死者的衣着很是破旧，一双皮鞋布满泥巴，而且鞋带都没有系上。

“初步鉴定，系高空坠落而死。”技侦人员报告说。

何坚抬起头看向废楼，企图把尸体和楼上某个窗户的两个点连接成一条抛物线，他咬咬牙，加重语调叮嘱道：“死亡时间？要尽量确切！”

“不明不白死在这种地方，真是死不瞑目。”赵光低下头，沉重地叹口气。与魁梧的何坚相比，赵光就略显单薄

瘦弱，他尾随着何坚绕出草坪，一直来到废楼的正前方。

“应该是从这幢楼里落下去的。”何坚转过头对赵光说，“老赵，咱俩上去看看。”

二人进入楼门，顺着楼梯往上走，从死者落地时被地面撞击的状态看，可以排除从四楼以下房间坠落的可能。楼体共七层，窄小的楼道黑咕隆咚什么都看不清，也许是长时间缺少活人的气息，到处透着一股不友好的阴寒味道。

“头儿，死者会不会真是王长青，”赵光被环境所感染，语气也变得阴恻恻的，“和那封信上署名的是同一个人？我办案子也十几年了，真不愿意相信这世上会有那种东西存在……”

何坚没搭理赵光，他的眼睛没有片刻的休息，一会儿打量四周，一会儿低头看向脚下，地面散落着废报纸，报纸上有灰土，脚印凌乱，几乎不可能从中找到有用的线索。

何坚推开五楼的门，径直走到窗前，低头朝下看，警察们还在尸体周围忙碌着，看来就是从这一纵列的某一个窗户掉下去的。想到这儿，他开始检查，窗台上并没发现脚印。出了房间继续朝上爬，六楼房间的窗户很多玻璃都碎裂了，但都紧闭着并上了锁，假如是他杀，凶手把死者推下去，没必要画蛇添足地反锁窗子，所以何坚又继续上到七楼。

一步入七楼，何坚就隐隐觉得，一扇木门相隔的那个空间里，就是案发现场。不要试图问为什么，很多有经验

的刑警都会从内心生出这种奇妙的感觉，也可称其为超心理感知能力。

何坚靠在门边，深深吸了口气，用胳膊肘顶开房门。傍晚的光线一转眼就暗下来，深邃的房间只能看出个大概，但屋里一目了然的空荡，除了靠窗摆着的一把破旧木椅以及地上铺着的一床棉被，几乎没有什么多余的东西了。

“那是谁?!”赵光指着墙壁上的一张脸，而后他自嘲地笑笑，“哦，只是一张画。”

没错，那只是一张贴在墙壁上的20世纪90年代的旧挂历。由于光线昏暗，挂历看起来十分陈旧。二人慢慢走过去，画面居中是个小女孩，她一头黑发蓬松披散着，手里还抱着一个红头发的洋娃娃，最奇怪的是，小女孩的眼睛并不像一般的画像那样水汪汪而满怀憧憬地看向远方，而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对面站立的何坚与赵光，连小女孩嘴角露出一丝笑意也显得格外狰狞。

“头儿，你看她的眼睛……”赵光拧亮手电筒稍微一晃动，挂历纸表面便闪出一层光，这是这种纸的特性，但唯独画像眼睛部分却是乌黑的一片，毫无半点光泽，这说明眼睛部分被涂抹上了亚光颜料。

凑近细观，一对大大的眼珠确实被人用黑色颜料重新画过，使得小女孩的眼神变得呆滞，就像盲人一样。

经验丰富的何坚不能理解这么做的人是出于什么目的。

何坚命令赵光留守在门口，自己穿过窄小的客厅进入最里面的卧室。卧室墙上好像挂过几个相框，暗灰色的墙皮上还残留着或深或浅的痕迹。何坚的目光朝下移，略低的墙壁上还有些用彩色蜡笔画出的怪怪的图案，比如长颈鹿、发光的太阳，等等，表面上看起来就像五六岁孩子天真无邪的涂鸦。

靠墙地上的棉被脏兮兮的，奇怪的是，上面居然平平整整地放着一沓钱，粉红色的纸币摆在那里显得很突兀。

何坚抬头看看房顶，一根紫色的电线垂下来，其上安着一个黑色的塑料灯口。他又低下头，除了废纸和灰尘，地上还散落着一些细碎的玻璃。门口的赵光递过来一部微型数码相机，何坚打开闪光灯对着地面按动快门，然后才小心地迈过碎玻璃朝窗户走过去。

窗玻璃很完整，但有一扇窗子打开着，好在这几天没刮大风，要不然窗户都会被吹开，或者窗玻璃碎了风雨灌进来，假如死者真是从这里掉下去的，那就更难侦破了。

但雨水仍会从没关的那扇窗外飘进来，混合了窗台上的泥土，即便有脚印也难以辨识，不过何坚仍然看得很仔细。湿乎乎的窗台残留着几片细碎的透明玻璃，他掏出一把钥匙，轻轻地拨弄起薄薄的透明碎片。就在这时，身后传来一阵细碎的咔嚓声，何坚转头看去，只见赵光正朝他走过来。

“别踩地上的玻璃！”何坚大声喊道，“你赶快下楼去

查看尸体的鞋底。”

赵光一溜小跑下了楼。少了个碍手碍脚的帮手，何坚的精神倒是更容易集中起来了，他草草查看了小单元房的所有空间，其余房间没有异常，于是又走回有椅子的卧室，蹲下身，仔细查看起地上的玻璃碎片。

碎片成弧状，很薄并且锋利，这说明它在破碎之前很可能是个透明并且很薄的圆形玻璃器物，那会是什么呢？

何坚猛地一抬头，就看见房顶垂下来的电线和灯口，他直起身，不用伸长手臂就可以摸到它，但手指稍微一触碰灯口，食指一阵痛，紧接着鲜红的血从划破的伤口上涌出来——塑料灯口怎会如此锋利？

一边用纸巾包扎伤口，一边盯着晃动的电线，何坚终于看出，划破手指的正是灯口上残留的灯泡碎片——灯泡不是掉下来摔碎的，而更像是爆炸！

这时，手机铃声响起，是赵光，他说在尸体鞋底的缝隙里确实发现了少许玻璃碎片，技侦人员推测是来自破碎的灯泡。

何坚转身对着窗户，眼睛却盯着木椅，因为在那破旧的木质椅面上，清晰地留下了两个鞋印。假如鞋印与死者所穿的鞋子尺码相符，就说明死者是踩着这把椅子登上窗台而后跳下楼去的。

不多时，赵光带着两名提着箱子的技侦人员走上来，

何坚把现场交给他们，与赵光一起走下楼。赵光低声问：“头儿，破棉被上怎么还有一沓钱？我数了数正好一千块，这又是什么意思？”何坚摇摇头，赵光又问：“我觉得那封信是凶手故意写的，你怎么看？”

“我在窗台和椅面上都发现了被踩踏的痕迹……”何坚还没说完，赵光就插话道：“你的意思是说，死者是自己跳下去的？这不是自杀吗？既然是自杀，也就没有凶手了，难道那封信真是冤魂写的不成？！”

“别把事情看得那么简单，能自杀的地方很多，为什么要选在这里？好了，等进一步的结果出来再下结论不迟。咦？老赵你看，上面这些是什么？”正要走出楼门时，何坚仰着头站住了，原本走出门的赵光返回来，也抬起头看向房顶，房顶上有许多黑乎乎的不规则的圆形，很像是用火苗烧烤留下的熏黑了的斑痕。

“哦，你说这个啊！嘿嘿……”赵光轻松地笑笑，“这个把戏我小时候也玩过，好像叫‘点天灯’吧！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给你示范一下你就知道了。”

说着，赵光从裤兜里掏出一盒火柴，抽出一根后却朝墙面吐了一口口水。何坚看了直皱眉，真不知道这个活宝下属要干出什么白痴事儿来。就看赵光把一根火柴的末端凑近吐口水的墙壁，唾液把墙面的白灰打湿了，赵光正用

火柴末端挑起湿白灰搅动着。唾液本就黏稠，混合了白灰就像糨糊一样粘在火柴棍上。他举起火柴棍在何坚面前炫耀般晃了晃，而后高举火柴盒，手指捏在火柴棍的中间，火柴头划燃的同时手臂向上一甩，火柴就带着火苗朝上飞去，因为火柴末端有黏黏的白灰，所以就牢牢地粘在了屋顶上，火苗还没有熄灭，就仿佛屋顶上点起了一盏小灯，直到火柴燃尽，才从上面脱落下来。

赵光咧着嘴以为何坚会出口表扬一番，没想到肩膀却挨了重重一击，只听何坚冷冷地说：“老赵，假如这幢楼房不是废楼，我一定向领导汇报你破坏公物，罚你一个人把整幢楼都粉刷一新！”

“哎哟，这是什么话？”赵光慌慌张张地跟着何坚走出楼门，“头儿，不是你问我的吗？怎么又说我破坏公物啦！”



晨州是座年轻的城市，三十年前，这里充其量只能算是个半渔半城的规模稍大的镇子。改革开放使这个默默无

闻的小镇拔地而起，凭借着轻工业和旅游这一双翅膀，它天高海阔地飞腾起来。一幢幢别墅争奇斗艳，各色各款的名牌轿车来来往往，煞是风光。

晨州市公安局刑警大队会议室里，椭圆形的会议桌旁围坐着一圈警官，气氛紧张。一脸严肃的局长正在听取何坚、赵光等办案人员汇报的平安里一号楼坠楼事件的相关案情。

“确切的死亡时间呢？”局长问。

“从尸体的腐烂程度看，可判定为已死亡四天。”一名女警察回答。

“这么说来，收到信的那一天不是王长青的头七……”赵光凑近何坚嘀咕着。

“别交头接耳的。”局长重重地敲响桌子，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呃……”赵光吐吐舌头，把球踢给了何坚，“没……没什么，尸体不是我最早发现的，还是让何队长亲自说吧。”

“是这样，是我首先发现的尸体。”何坚翻开黑色笔记本，从里面抽出一张折叠着的打印纸，“我之所以下班后会开车去平安里，是因为昨天下午我收到了一封署名为王长青的奇怪信件。”他站起身把信递给局长，局长眯着眼睛把信展开来，那是一张普通的A4纸，上面的文字也是打印出来的。局长扫了几眼，嘴巴不以为意地撇了撇，而

后把信纸递给身边的女警察，吩咐道：“你给大伙念念吧。”

留给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——妻子周纯和女儿王珂：

如今我已是一个死人，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。不止这样，我全身的骨头支离破碎，满嘴都是肮脏的血液和泥土。

我已经三天没回家了，你和女儿一定心急如焚并且到处找我吧？你们哭累的时候，是否紧盯大门盼着那熟悉的敲门声？也许我要让你们失望了，因为我轻飘的灵魂无法再敲响那扇厚重的门。

一次意外，我毁了别人的一生，所以从小我就很谨慎地活着，时刻担心被人报复。长大后，我认为金钱可以保护自己，所以我拼命去赚钱，以为有了钱就可以改变很多东西，可到头来自己却被金钱改变了，与此同时，内心也被利欲熏染摧残得脆弱不堪。

生前我做错了很多事情，我希望那些被我伤害过的人能够原谅我，但那也只是一种奢望，你们原不原谅我，我都会经历死亡之后的无尽痛苦。

世界原本是永恒的两团物质，活着的人生活在明亮里，然而死了便会沉溺于黑暗之中，那是永恒的黑暗。所以，人在活着的时候要多吃一些值得回忆的有意义的事，等死后在永远的黑暗中去回味、去畅想，只有这样，人死